

中国悬疑小说系列

午夜时分，刑警唐走在回家的胡同里，  
突然被一双胳膊死死环抱——一个女子死  
在了他的背上……

唐的女友、警花姚尧做饵巡夜时又  
被刀从身后刺入右肺而死；  
打工妹亦在小巷遭同样刀法袭击  
而亡……

谁在频频出手？

请看高手对决——

胡玥·著

# 做局

线装书局

没有人愿意被消灭。就是动物，也是在消灭同类或是异类中求得生存。  
消灭是在力量与力量的较量中相互作用的一种结局。

——胡玥

# 做 局

胡玥 著

綫裝書局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做局 / 胡玥著. -- 北京 : 线装书局, 2013.7

(中国悬疑小说系列 / 李迪主编)

ISBN 978-7-5120-1021-5

I. ①做… II. ①胡…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8228号

---

## 做 局

---

作 者: 胡 玥

责任编辑: 李 旻

装帧设计: 张家增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100009)

电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址: [www.xzhbc.com](http://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75千字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4000册

---

定 价: 22.00元

## 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代序)

李 迪

在这个早春的下午，曾凡华对我说，你为我们编一套“中国悬念小说经典丛书”吧！说话的时候，他的脸如窗外阳光一样灿烂。

我跟凡华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他是《解放军报》文艺部主任，力主编发了我的中篇小说《这里是恐怖的森林》，开创了军报小说连载之先河。遗憾的是，之后，军报再也没有连载小说。我的那个作品就是一部悬念小说。30多年过去了，身为作家、诗人的凡华，在线装书局任总编辑仍壮心不已，带领全社同仁，奋力开拓名字颇为古老的出版社的崭新局面。

说话间，他向我展示了书局新出版的线装本“当代大家散文丛书”，主编是我的好友王必胜兄。宣纸柔软，油墨清香，让我爱不释手。随意翻看其中贾平凹的《定西笔记》，淳朴浓郁的西北风情扑面而来，像成群的麻雀飞起，如一大片麻布飘过，又像山里的簇簇野棉花云朵般绽放。丛书中还有陈忠实的《漕渠三月三》、铁凝的《农民舞会》等，姚黄魏紫，各呈其妙。

谈及出版悬念小说，凡华说他的悬念情结一如既往，

希望这套丛书能通过曲折的故事讲述，关注社会问题，颂扬人性之美和正义可贵。说着，便把书局各要塞同仁一一请来，现场办公。编辑、美术、出版、印制、发行，兴致勃勃，各抒己见。有高人提议，要选就选最经典的作品，丛书名能不能叫“最悬念”？OK！

选题一致通过。散会。

悬念小说往往跟案件纠结。悬疑丛生，扑朔迷离。案情大白之日即悬念破解之时。

那天，几个热心此道的朋友聚在昆仑饭店座谈这个话题，地点是海岩提供的。因为他不但是“便衣警察”，还是这个饭店的老总。其间，主持人发问卷检测各位智商，“请用一句话说出什么是悬念小说？”我想了想，写下一句特土的话——

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

我朴素地认为，不论是施贤臣施大爷得梦访案，还是福尔摩斯趴在地上人肉搜索，不论是开创了“乡间别墅派”的阿加莎指使笔下的波洛在东方快车上摇晃光头，还是松本清张以精准的点线破译出天才音乐家杀人背后的悲情世界，其所布阵的悬念及事件中有血有肉的人物，表现的都是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

警探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罪犯亦然。同样，读者跟随扑朔迷离的悬念，也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从而得到阅读快感，拍案叫绝。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就是悬念小说。

这就是悬念小说的魅力。

当你被一部精彩的悬念小说吸引，你也许会随着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不知不觉跌宕其中，使自己成为里面的一个角色，为寻找出路左冲右突，掩卷良久而不能自拔。

其实，现实生活又何尝不如此？几乎每个人都曾经或正在面临无路可走的境地，都曾经或正在演绎自己的真实版“悬念小说”。要么，你是警探；要么，你是罪犯；要么，你是案件目击者；要么，你是坐在法院旁听席的旁听者。总之，你无法躲避，你无法选择，你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或惊心动魄，或化险为夷。当经历这一切后，你也许就爱上了悬念小说，甚至动笔写悬念小说。从阅读或写作中，寻找感应，弥补缺憾，重温过往，考问良知。

我在自己的真实版“悬念小说”中就扮演过“罪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不妨在这里悬念两分钟，打破为丛书写序的一般规律，尝个新鲜。

1971年，我在云南勐腊建设兵团1师6团9营当知青，写了一篇小说《后代》，发表在昆明军区出版的部队文艺丛书《磨刀歌》里，责任编辑是作家张昆华。小说有幸被云南人民出版社相中，约我前往昆明修改。在那个年代，请工农兵作者进城修改作品是很时髦的行为艺术。我在昆期间，云南蒙自驻军42师宣传干事杨芳优找到我，说师

首长看了小说很喜欢，问我想不想当兵。我说做梦都想。杨干事说征兵季节他会来勐腊接我入伍。真是天上掉馅儿饼还肉多葱少！我心花怒放，很快完成了改稿。这时，我接到兵团1师宣传科的通知，让我前去报到。在临回兵团前，省文艺界请我参加创作座谈会。会上，诸位大仙装神弄鬼大谈“三突出”创作原则。我在发言中却说，《后代》中的主角始终没出场，同样达到发表水平。语出，会场静如死。我说完拍拍屁股打道回府。北京大爷就这样儿！

从昆明回勐腊必经景洪，兵团1师师部在此。我前来宣传科报到，邱科长说，你不要回勐腊了，就留在师宣传队搞创作，调动手续我们很快办，办好后派车送你回去取行李。哎哟喂，好事连连，天上又掉下一张香河肉饼，我赶紧张大嘴接着。没等吃到嘴，一天傍晚，邱科长找到我，阴着脸问，你在省里改的小说怎么样？我说改好啦很快就会出版。他眼里好像藏了个小人儿，是吗？你再问问？我就跑到邮局给出版社挂长途，对方给我个喜帖子，啊，啊，已经下厂印了。我兴冲冲返回禀告。不料，邱科长摇摇头，假话！他四下看看无人，压低声音说，这件事我本来不该跟你讲，你的小说根本没下厂。出版社不但撤了稿，还给我们来了函，说你在会上攻击江青的“三突出”，是现行反革命行为。来函已经转团里去了，听说营里都准备好了批斗会。师里不能留你了，明天就要派人送你回去。你……你不能回去，下面的批斗会弄不好能把人打死！

啊?! 邱科长的话如当头一棒。我蒙了。我想不到。

我浑身发抖。所有美梦瞬间粉碎，黑云压城城欲摧。

不能回去，师里又不能留，我往哪儿走？

我无路可走！

天暗下来，已看不清邱科长的脸，只见他眼里闪着光，你不是说部队想要你吗？我点点头。那你快去问问，能不能现在就去？真是救命稻草！我又跑回邮局挂长途。女营业员死羊眼盯着我。难道她知道我是“反革命”？我的心怦怦乱跳。听到电话里传来杨干事的声音，我急中生智，叫着表哥表哥！把杨干事叫傻了。斜眼看看女营业员不再钟情，我这才说，杨干事，我现在就想去部队！杨干事更傻了，啊？不是说好征兵时……你出什么事了吗？我捂住嘴说，你救救我！杨干事好像一下子全明白了，你电话多少号？你别走开，等我回话。我告诉了电话号，离开柜台，躲进阴暗角落，像马一样竖直耳朵。天黑透了，外面刮着风。邮局里早已没了顾客，只有我一个人，像鬼！我等电话，我等回音，我等生死。我在希望与失望的轮回中煎熬。不知过了几年，女营业员说你走吧，我们要下班了。就在这时，电话铃突然炸响，把我俩都吓掉了魂儿。杨干事在电话里急迫地说，你来吧，马上来！跟谁也别提！我问，到哪儿？他说，思茅。我说，好！

事后，我才知道杨干事接到我的电话，就去找了政治部主任王定一，紧跟着他俩又敲响师政委办公室的门。张跃水政委当即表示，不管有什么事，让他先来部队再说！于是，杨干事紧急通知我赶到思茅，那儿离景洪最近，是



42 师 125 团驻地。

逃跑！马上！

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

紧要关头，不能犹豫，也不容犹豫！

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顾！

杨干事让跟谁也别提，可我不能不跟邱科长说。他不会害我。但是，为防万一，我还是昧着良心隐瞒了关键词，邱科长，部队让我马上到蒙自去。话一出口，觉得自己真的成了反革命，不敢再正眼看对方。邱科长沉闷一会儿，突然问，你有通行证吗？我立刻愣了。那时边境管理很严，沿途军警设卡盘查，外出必须有通行证。我所持的通行证往返一次有效，回勐腊可以，去思茅不行。邱科长说，通行证师里开不了，你只能回团里开。但你一回团里就别想走了。我给你一个电话，你到勐腊去找这个人，求他帮助。记住，一切要秘密进行！今天晚上你也不能回宣传队了，夜长梦多。我给你点儿钱，到街上找个鸡毛店住下，明天一早坐头班车回勐腊。通行证一到手，调头就上思茅，千万不能耽误。明天师里发现你不在了，肯定会派人找！

我记不清当时是怎么感谢邱科长的，也记不清当时是如何离开他的。但是，我却永远记得他！当我写到这里时，他就出现在我面前：脸黑黑的，眼睛小小的。对比身高，他的头和脸都显得有点儿大。因为，他真的太矮了，像传说中的武大郎。他是现役军人，听说是被冤枉了才下放到建设兵团。他让我秘密联系的人，是跟他同时被下放到

6团的现役军人杨士相。杨在团部任军务参谋，职责就是签发通行证。

那一夜，无处落脚的我，连鸡毛店也不敢住，在长途车站的墙脚下缩成一小团儿。月冷，风寒，虫鸣。每句人声都让我心惊，每个黑影都让我肉跳。何为罪犯？此为也。第二天一早，我上了头班车。为了不让人发现，我不但在脸上抹了泥，还假装睡觉用衣服蒙住头。躲在衣服里，大睁着眼，大支着耳。我不明白自己怎么突然修炼成反侦察老手？……

危机四伏，险象环生。我秘密潜回勐腊后，情况又如何呢？

就此打住，留下悬念。

下面，我介绍入选本丛书的作家胡玥。她的入选作品就是你手上拿到的《做局》。

我对胡玥说，你说说你自己吧。她说，我，就是我失去的一个记忆。

哦，很悬念啊！我立刻来了兴趣，听她继续讲下去。

接下来，她话题一转，说起了猫——

深夜的墙头上站立着一只猫。一只猫，古老、神秘而又独立于永恒的时间之外，它是我们记忆中缺失的一部分，是我们睡梦中的另一场不睡，而那，恰是我们无法恢复亦无法获知的全部记忆和秘密。当一只猫在我们的身后闭上眼睛的时候，它便是这浓密夜晚里最隐秘的一个传

说。它在什么时间出现，又在什么时间消失，都是我童年心头不解的谜。但我知道它一直就在我的背后，就像记忆打开的那道柴扉之门，我就赤脚站在细雨呐喊中的故乡的那条老街上迟迟不肯转身离去，炊烟是庭院接近天空的唯一的梯子，破旧庭院中还有一棵榆树和两棵枣树，它们的本质在一个小孩子的眼里并非是树，而是天空投下的一个阴影，也仿若散落在原野和坟地边上的花朵，它们沉默如泥土里埋藏着的一块石头。而一块石头即已选择沉默便无须再开口说出什么。

我就是故乡泥土里的一块石头，沉默着跟故乡告别。我的前路，迷雾一重重似一重。它们被夜的黑裹挟着，比夜还黑。无论我内心有多么胆怯和害怕，我都必须走下去，因为那是我走出夜的黑、走出童年唯一的通道。当我细小的身影消失在迷雾之中，就像一个梦消失在另一个梦里，就像鸟儿的啁啾滑过风中的一片叶子，一切都无从记忆，不可触摸。记忆，本来是让时间变成过去的物质，而当记忆也成为了一场不可触摸，我们对已成为过去了的物质时间的一场追寻，实质上是对自我迷失的一场追寻。我，一直是我失去的一个记忆。我们的一生，就是在这样反反复复的迷失与寻找中度过。

这就像一个游戏。迷失即已成为不可更改的现实和可能，那么，要使寻找成为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要让记忆成为一种永恒，无疑，文字就成为我这一生最衷情和衷爱的。

我属龙，1964年生。

我出生的地方就在我的故乡河北香河安平镇。安平镇，就是发生过“安平事件”的那个镇子。小时候我看《停战之后》的老电影，最令我引以为自豪的是电影里还有我们安平镇的镜头。电影里的那个白县长，是我热爱的老艺术家赵子岳饰演的。乡人说，那个白县长确有其人。还有电影里的汉奸，他就住在我们家的隔壁，是和我奶奶家一墙之隔的西邻。墙的那边，于家的院子里也有一颗很老的枣树。那棵老枣树就像一个背驼得很厉害的老人。而在它的老背上，年年却又滋出一些新枝来。

新枝上年年还结出零星的几枚小枣。

刮风下雨的时候，会有一些熟了的枣子从枝上掉下来。如果我恰恰在墙边树枝的阴凉里玩，我奶奶会小脚小碎步地急忙跑过来，把地上的枣子扫到簸箕里倒掉。回头还要告诉我，不准捡他们家树上掉下来的枣子吃啊！

我又问奶奶，为什么咱们家枣树上的枣子掉到地上你让我吃，他们家的掉到地上你就不让我吃了呢？

奶奶就看着我，半天才说，这棵树上结的枣儿有毒！

我离开故乡的时候不到10岁，虽然隔壁西邻于家一直就是留在我心里的一个谜，可是，小孩子是极易丢开那些无从解开的去追寻新的更多的疑问和趣事。于家的事，便成为我心里的一种暂时的丢开！

而当我再次回到故乡探望亲人的时候，隔壁西邻那个院子仍是荒着。我站在那个墙根处，一伸头就能看见那个

隔壁的院落。原来那个墙头也并非我小时候想的那么高，皆因我小时候个子太小的缘故才显得墙高。我追问奶奶小的时候为什么不许我去那个隔壁西邻的于家，奶奶说，于家的于大麻子是个汉奸，日本人过来的时候，于大麻子替日本人干尽了坏事，更丧尽天良的是，他连他的亲生的儿子都不放过……

原来，于大麻子的儿子偷偷加入了共产党，有一天夜里，那儿子悄悄回来看望自己生病的娘，于大麻子趁娘俩不备偷偷溜出去告诉了日本人。并将儿子捆绑了系在那棵枣树上等着日本人来抓……

那一夜，于大麻子生病的媳妇苦苦地哀求于大麻子放儿子一条生路，于大麻子就是不肯。等到日本人闯进来，那儿子被从枣树上往下解的时候就跟日本人楞拼，结果被日本人用刺刀挑死在那棵枣树旁……

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奶奶和乡人对西邻于大麻子那经久也无法衰落的恨……

我对这个已经过去了很久的故事一直无法释怀。我后来写过关于故乡和童年往事里的一部自传体小说《时间之夜》，也就是说我把故乡永远留存在了《时间之夜》里，这是我以我的方式纪念故乡和童年。书中有一篇就是写隔壁西邻的。但那不足以是那件历史旧事留在我心中的全部印象和头绪。我想，在我童年的许许多多的日夜里，关于隔壁的西邻，关于墙那面的一切，就像是小孩子心中的

一团又一团谜，因为无法解开，它们便一直若一个天大的秘密埋藏在一个小孩子的心里，我把那看作是留在一个人生命中最早的悬疑。悬疑的魅力所在就是如果无解或是不解，它们便一直对你产生无穷无尽的诱惑。就仿若我们身所在的迷雾重重的早晨或是傍晚，我们总想看透迷雾的另一头，可是，当我们走进迷雾里，却发现迷雾更像是一个无限深远的邃洞，我们进入有多深，我们的迷失就有多深……

我是一个孤独而又生性胆小的人，我害怕一个人走夜路，害怕月光明亮的夜晚突然冒出的犬吠，害怕在无人的旷野跟坟头上的一只鸟相遇，害怕晌午的寂静被猫抓破，害怕车祸之后被抬往太平间的死人露在外面的那双失尽了血色的脚，孤独和害怕一直伴随着我，命运却安排我当了一名女警察。那一年我18岁，刚刚步入警校。窗外，秋天的大树泛着成熟的金黄，金黄叶片覆盖着的枝条，有的是向上长，有的旁逸斜生。最粗的一枝竟不在主干上，它弯着身子一直长离树干很远，它就像主干之上再生的次主干，而它的干上再次滋出了许多的枝条，那些枝条一直舒长到我住的那间宿舍的玻璃窗上。我的床就在临窗的那个位置，抬头就能看见贴着窗玻璃的那一枝。风吹过它们，有一些叶片竟自地飘落了。虽然总有一天都要落的，可是，那不到落时却先落的，莫名地令我的心一揪。人生其实也如秋风中的落叶，你不知你会在什么时候，在哪一阵风里悄然逝去了，我尚看见了一片叶子的落，而我们，谁

也无法预料和看见我们自己或是同伴的消逝……

这是新的生活的起始。它们正待展开，我为什么不好好待在那一片展开里而将自己停在一片叶落的伤心里呢？10个女生，差不多都跟我一样年纪，大小也就各差一到两岁，我们被分住在两间彼此相挨着的房舍里，我看着窗外那枝条、那些在枝上或是已从枝上飘落的树叶，却知每一个女生的来来和去去……她们就像一场电影的开场，一个接着一个出场了！接下来，每一个人的人生命运里都会发生些什么，到底会是什么？

这一刻我试着闭上眼，她们真的一个一个立时又都出现在我18岁的那个窗外，她们就像旧日的一场梦景，每一个都遁进了自己的黑白命运里，命运，是我们一生的一场看不见。命运是每一个人的日后，可是，谁在那一天想到过自己的日后？

转身是梨花开了又谢了。

转身，有的人在，有的人永远地不在了。不在的人就是离场了，谁是最先离场的人？最后一个离场的又会是谁？

我的第一部长篇侦探推理小说《危机四伏》就是跟缘分里的警校有关，故事发生在唐山，陈默和林天歌的原型都是我的警校同学。陈默就坐在我身后。还有夏小琦、秦一真、鲁卫东，他们也都是我的同学。他们最宝贵的人生年华都陷在了由陈默制造的三起袭警案一起抢银行案子里，最惨烈的一幕是我的同学陈默开枪打死了我的同学林

天歌。案子一悬十年。更为惨烈的还有十年中那许许多多人物命运的沉浮。所以，在那十几年中，我无法不用心关注他们，像后来许多读者用心地关注我和我的《危机四伏》一样，我无法让自己在奇特而又异常的这众多的人生的沉浮中保持沉默。日后，如果我的背负了十年沉重的唐山的警察和同学们知道，有数以百万的读者和网友们在看这本书，一次又一次地关注他们曾经艰难困苦的那十年，他们一定会为自己曾经的那十年而无悔了，当然，他们一直就无悔地活在今生的岁月中。只是回眸之中仍免不了当年身在时的那一分惊惧和惊疑。

历史，有时就是蒙尘的岁月，只有穿过那蒙尘，你才能看清历史的本真。就像根据我的这本书改编的电视剧《追踪》的主题歌里唱到的：有些雾正慢慢散开，有些人来……

转身是10年，20年，30年……

转身，我看着我坐在我的今天：今天，恰恰就是那一个坐在窗前看窗外风景的18岁的我的日后。这一个日后的春天乍暖还寒，但不是我经历里最寒冷的春天。我在这个春天，尚能用一杯热茶暖手，在冷与暖之间，还有一片哈气在，它们精灵一般地雾现然后无形地消散，我们的全部过往，其实不过就凝在这样的一口哈气里，挽不住也唤不回来……

那些非正常先行离场的我的同窗学友，我不知他们在



消散前的那一刻是否后悔过他们的 18、19、20 芳华是在那个警校里度了！我不知我这样知冷知暖地活着，还能活多久，我也不知我在今天，已知了那么多离去的人他们生命的最终结局是一件幸还是不幸？我仍然不知，接下去的日后会是怎样的？

多年以前那个秋天的午后在我的一生中是怎样的一个午后呢？

那一天虽然跟我的今天相隔了 31 年，但，那一天，一个细节，一个思想我至今记得：我的手边放着《鲁迅文集》、琼瑶的《窗外》、还有俞杉的《女大学生宿舍》，我在想，日后，我也要写一部书，在那部书里，我要跟认识我的和不认识我的人说说我的警校生活。当然那时候我不知为什么要说？有什么要说？我只是偶然那么想了一下。生活是一点一点地展开的，一点一点、滴水穿石般穿过了生活坚硬的表面，穿透人心平实抑或虚伪、坚强抑或脆弱，以及善良、狭隘、丑陋、罪恶的不同层面，它们是从过去一直穿过来，总会有那么一个日后，你会看见生活和生命的本质，它们品色不一地逐渐向你显露出来：有点残酷，有点震惊，有点无奈。

有点像你此刻手中翻看着的《做局》。

一切好像都是一场又一场的意外……

一切，又都是命中注定。

“出来如花”是我从圣经里找到的四个字。我把它用作我最新写作完成的书稿的书名，以纪念我那永逝不再的